

嘉慶直隸太倉州志

直隸太倉州志卷二十四

兵防下

紀兵

周吳王闔廬十年東夷侵境吳王親征夷人不敢敵收
軍入海據東洲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上相守一月
屬時風濤糧不得渡王禱天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
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命所司撈漉得魚食之殊美
三軍踴躍夷人不獲一魚遂獻寶物送降款按姑蘇等
志引此皆
作吳地記今考陸廣微吳地記無此文惟見於范成大
吳郡志而下有吳地記三小字註耳今陸記非足本而
隋書經籍志又有顧彝吳地記書亦不傳無緣考定通
州志東洲卽今海門鄉南與崇明海面相接亦曰東布
州以此推吳王所據崇
沙未漲已有沙洲矣

夫差十一年二月吳王帥師會魯侯邾子邾子伐齊南
鄙師於郎三月戊戌齊人弑悼公以說赴於師吳王三
日哭於軍門外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王
乃還按顧炎武曰知錄海師條引徐承事云此蘇州下
海至山東之路考今吳淞江劉家河二海口舊屬
蘇州也

漢吳嘉禾元年三月孫權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
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於成山冬十月魏
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闕中令孫綽稱藩於權
并獻貂馬權大說加淵爵位二年三月遣舒綽還使太
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玩
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大臣自丞相雍以下皆諫以

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
權終不聽淵果斬彌等送其首於魏沒其兵資權大怒
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卻令
人氣湧如山不自裁鼠子頭以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
就令顛沛不以爲恨欲自征淵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
乃止

晉咸和二年蘇峻反賊將張健據吳郡郡人前義興太

守顧衆潛圖義舉吳中響應乃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

賊別帥戰大破之

按金鳥縣志有峻將劉徽率衆浮海入婁縣等語考晉書成帝紀石勒將

有劉徽峻將有宏徽郝鑒傳賊帥劉徽非指峻將又曰

徵泛海抄東南諸縣不言婁縣乃楊譙崑山志王鑒姑蘇志俱云峻將劉徽入婁縣張采志復誤徵爲徵金志

蓋沿諸志之譌附正於此又按婁縣地甚廣松江一

兵防下

紀兵

二

府及崑新二邑皆是大倉僅崑山之一隅舊志載咸和六年劉微寇婁縣及隆安五年劉裕破孫恩於婁縣事今從刪

隆安四年會稽島賊孫恩倡亂吳國內史袁山松聚滬

濱壘

按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謂在嘉定縣西四十里傍吳淞江徐頌至元嘉禾志考証謂吳郡記松江

東海日滬海又引皮日休吳中苦雨詩全吳臨巨溟百里到滬濱卽此地

緣海備之明年

恩自海鹽進寇滬濱山松遇害尋爲劉裕劉敬宣敗於

郁州沿海南還裕亦循海要截大破恩於滬濱恩遂遠

併海中

按漢陽嘉元年會稽海賊曾旌之亂詔沿海縣各屯兵戍其吳會防海之始乎又考晉咸和間

虞內史渾修滬濱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蓋先山松之築七十餘年然曰修則壘初於前而海賊之抄久矣

梁承聖元年侯景敗走自嘉興達松江征東大將軍王

僧辨命侯瑱率兵追及之其衆皆降景獨與心腹數十

人以單舸自滬濱入海至壺豆洲景庫直都督羊鯤殺之送屍僧辨

隋大業九年八月吳郡朱燮晉陵管崇聚衆寇掠江左燮爲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會楊元感敗燮崇共迎餘杭民劉元進推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爲尚書僕射署置百官煬帝遣左屯衛大將軍吐萬緒將兵討之乘勝進擊元進燮僅以身免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兵討之燮等敗死

唐武德三年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法興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辨迎之法興中途悔欲殺孝辨更向會稽孝辨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杜伏威遣將

王雄誕擊子通子通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城下陳國威靈語以禍福遂安感說率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

乾符末周寶徙鎮海軍節度使禧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所在盤詰柳超據常熟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

光啟初劇賊剽崑山周寶遣鎮海將張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醉而判王蘊謂將

將唐書周寶傳作州今從楊德崑山志

兵還休

不設備禦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將拓拔從討定之

光化元年三月淮南將楊行密寇姑蘇別將秦裴屯崑山九月吳越將顧全武擊之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嘗爲僧裴函佛經戲之全武乃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降

按張采志紀光啟初一條蓋因其時太倉皆崑境也茲又據楊譔及王峻崑山志增四事其張

雄據蘇一條從刪

宋建炎四年金人由廣德破臨安制置使韓世忠謀截

金人歸師以前軍駐青龍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

按沈

徵佺江東志以世忠所駐爲吳淞江入海之口與江灣

青龍接壤又按方鵬崑山志據王明清揮塵錄建炎四

年二月金人進據蘇城縱兵焚掠諸將奔伏外邑覘

金人去競以兵還三月張浚至崑山茲從韓世忠傳

紹興元年叛將邵青

按張采志作邵琪張青此從宋史及姑蘇志考紹興元年有賊張琪

舊志始以此誤

聚其黨於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將王德

討之德親執旗麾兵拔柵入青衆大潰翌日復索戰謀言青將用火牛德笑曰古法不可再命軍皆持滿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賊衆殲青自縛乞命德獻之行在餘黨悉平

隆興元年大姓並海爲奸利知府張孝祥捕治籍其家粟數萬明年吳大饑竟賴以濟

乾道三年郡盜毛鼎等略海邊召捕弗獲詔專屬知府姚憲不數月悉擒之

嘉定十年郡並大海盜出沒莫可蹤跡知府趙彥橐奏分崑山之半置嘉定縣屯兵以守

按紹定六年知平江府楊樸奏乞於吳淞江口置寨以備海道曰逆賊李全多就顧運運米自海洋窺吳淞口

云云此嘉定縣境事也
史無追勦之文故不及

元至元二十一年故宋都督崔順有衆五千舟百餘泊
紫霧島命朱清招降清與子虎一舟至島宣旨誘之卽
斬以徇

延祐元年冬海賊牛大眼自劉家港至太倉肆掠水寨
及張涇鎮被禍最烈

至正八年二月饑民聚海島劫商舶命浙東副元帥鎮
住總兵入海持三月糧旣卒事乃由劉家港歸鎮

十年海寇犯太倉官軍數百艘入海勦捕

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方國珍率島寇入時浙省參政樊
執敬督海運將發寘犒海口頃之賊艘腐至燒舟糧無

數十五日抵太倉賴漕戶杭和卿招僧謬懺首應敵殊

殺賊居民得逃逸會兩懺失足見殺杭家殲焉於是參

政保格

原作寶哥今譯改

同執敬率兵數千次崑山遣平江翼

十字軍嘗賊遇賊張涇橋卽潰賊益剽燭至武陵橋重

獲乃去

按國珍降元復叛是年以小舸三百突海門入

一矢如何法也然自恨失防七月遂死斬黃賊項普略

冒杭之難蓋能補過者故元史列之忠義陸容謂避明

禍而受其誅兄爲人臣姦巧者戒與保格同類譏之未

允陶宗儀輟耕錄云執敬死於天水橋保格與妻溺死

西河其義可見若杭和卿欲庇民而身家滅前賢以爲

宜入祀典竊謂謬懺卽當配享而當時無議及者以視

崇明之祀施

挺此爲闕典

十三年十月劉家港立分鎮水軍萬戶府除宣慰使納

蘭哈達

原作納麟哈刺今譯改

爲正萬戶宣慰副使董搏霄爲副

萬戶明年二月國珍復率蘭秀山賊至搏霄破之劉家

港再破之半涇賊宵遁

自是遂建
白停海運

十六年二月泰州賊張士誠陷平江據之改隆平府崑
山姦民丁仲德盜州印降賊授爲尹時方國珍歸元爲
海道防禦萬戶奉檄統溫台明三州舟師趨太倉圖克
復士誠遣僞將呂珍守礪子橋禦之有漕戶倪蓬頭者
通方氏導自古塘西出呂不備襲之呂僅以身免三月
二十日也後七日士誠遣僞將史文炳屠太倉焚屋舍
及國珍退遣高智廣築城備禦

太倉磚城始此按桑
志張志紀城池築城在

十七年而桑張此條國珍退下不言
明年讀史方輿紀要亦作十六年

旣士誠因中丞

子海牙歸浙江行省丞相識達鐵木兒除太尉國珍復

集三州舟師大舉入士誠仍遣呂珍迎敵破之半涇國

珍敗沮不復窺太倉矣

按士誠歸元後破半涇事嘉定志列在十八年

二十四年正月明太祖卽吳王位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總兵略劉家港進徇通州敗張士誠兵

二十六年八月俞通海從大將軍徐達討士誠十一月略太倉秋毫不犯民大說

二十七年明太祖吳元年也大將軍徐達等築長圍以困士誠崑山知州費復初迎降張氏之守太倉者悉遁嘉定僞官張讓率烏合民來爭城刀牌千戶劉百潮以三百人越張涇與戰大破之斬首千餘溺死者無算按陳仲太倉事蹟云千戶劉百潮張采則云劉廣似百潮卽廣字然張寅志武勲紀紀劉廣不及此事雜志紀此事

第云劉千戶又疑百潮非廣茲從陳說

明洪武二年四月倭寇崇明沿海地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戰遇於海門之上幫及其未陳衝擊之多殺溺生獲數百人并得舟械甚衆以聞詔陞賞有差仍命德往捕餘倭倭懼不出沿海遂寧按太倉事蹟以指揮朱文張寅志武勲紀亦然鄭若曾倭變記以破倭海門者爲翁德倭復寇吳淞則宋文破之明史紀事本末亦作翁德所紀各異

七年八月海上有倭警命靖海侯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人船送京師

永樂三年命內官監太監鄭和暨王景宏侯顯等帥師二萬七千有奇海船二百八艘齎勅諭金帛賚西洋瑣

里等三十餘國擒海寇陳祖義於三佛齊國五年回
四年平江伯陳瑄督運至遼東還值倭寇沙門島帥衆
追至朝鮮焚其舟殆盡殺獲甚衆

十四年倭陷崇明徐千戶死之擄殺官民三百餘人據
城二日會朝廷發鎮江鎮海二衛百戶各十員帥軍士
千餘至於是紳士設謀鄉兵協力斬倭幾盡寇平遂以
二衛官軍隸崇明守禦千戶所按趙廷健志此條下小
倭戰於曾姚
港遇伏死

成化十七年擒劉通殺之通本鎮海衛卒少爲官奴壯
負力長身有武技駕六舟販鹽江海江海間呼劉長官
每暴客及匿鹽者或剽掠或與官兵格輒稱劉長官船

於是通名曰橫操江都御史白昂患之議發京軍協捕
兵部尚書陳鉞以問職方郎中陸容容太倉人謂通水
盜不宜用京軍卽衛一弁可平昂不得請乃檄撫按會
太倉出軍軍出則通揚帆走軍止亦止官不得制因爲
宥牘授指揮使武政政素知通篤於奉母而厚其所善
故人卽攜其母及故人單舸抵通出示牘與以不死通
泣拜曰復何言遂請降昂坐學宮聞報名見通復縱令
率衆歸旣乃遣通至府執送京師通悔恨就誅

宏治十七年崇明半洋沙人施天泰天嘗兄弟四人販
鹽江海與同縣豪董山始相結旣相仇山詣府上變且
任捕事謀泄事債乃議勦戰艦數十列婁江南館七月

十五夜天泰等以十二舟謀入縱火西驅至甬子橋乃
還都御史魏紳御史馮允中檄知府林世遠知州翟敬
議降之天泰卽就招因寬其奏得免死戍滇南衛踰年
其黨施安鈕東山等勢復猖於是都御史艾璞御史曾
大有張旻僉事高江都指揮王憲並駐太倉帥舟師討
平之捷聞遷賞有差改半洋沙爲平沙馬腰爲馬鞍是
役也賊旣平兵大掠沙民懼多自殺者人號曰搜沙之
役時鎮海衛指揮陶綱統右哨軍追賊獨遠忽相驚視
舟中人面盡黑蓋至溟海云按讀史方輿紀要作宏治十五年事
嘉靖三年春鎮江圖山賊圖音垂山董效董政施道士
袁塗等聚徒流劫殺鎮江衛一指揮一千戶操江都御

史伍文定檄所司協力勦捕太倉知州劉世龍選士雇
器與同知何華暹馳赴殺施道士獲董效等計一百七
十四人捷奏頒賞有差按金鴻志云俘入太倉先一日
夜半地動州人陸之裘上書言
恐有冤者械送蘇州府知府
胡纘宗鞠之誣執者悉原之

是年嘉定知縣蔡復元擒海盜施崇禮於吳淞江崇禮
崇明人僑居嘉定川沙港陰集亡命聯巨艘橫行江海
間詔所司勦復元承檄密圖崇禮一日挾黨入吳淞伏
兵起遂擒之

十九年平海賊秦璠黃良之亂

或作王良按趙廷健志
名宦傳良作亂知縣周

伯岐論平之事
在嘉靖十八年

璠通州人良常熟人並居崇明南沙南

沙廣十餘里長八十里璠良歲占稻菽萑葦魚鹽之利

又鳩衆爲姦縣民日夜詣府言狀是年春知府王儀擢兵備副使使人招璠良使者顧言官府法嚴不可信歸又言璠良勢強非文牒可致儀乃大集舟師使太倉州判官石巍及太倉鎮海吳淞等衛所千百戶與富戶號耆民者分五營進勦密戒巍等第堅守蔣六洪口賊食盡當降毋戰蔣六洪者賊出沒處也六月二十九日巍等倍戒登岸則陷漲泥賊乘之大敗璠等欲犯州境夜望劉家港有燈火數千疑大軍乃止然實無兵也有蜚語上聞朝廷遣緹騎逮治巍等以湯慶爲江淮總兵官使捕賊慶邳人往邳選兵而儀使太倉知州萬敏親至南沙招璠良不從敏還賊黨沈惟良脫身歸敏九月慶

及巡撫夏邦謨操江王學夔巡按趙繼本巡江御史周
倫備倭都指揮李俊成至太倉集舟師石婆港璠良方
縱橫四出北掠璜涇市南掠吳淞江繼侵七鴉港將至
沙頭鎮以潮退還邦謨趣慶出兵十一月四日慶登八
槳船大呼督諸師進賊惟二十六舟無弓矢甲冑師環
而射之大敗適午潮生不得遁斬獲略盡璠死良逸其
黨殺之以獻入南沙邳兵爭殺人敏亟矯令非生俘無
賞始敢及俘二千餘人敏復請鞫辨執名著賊籍者百
七十人餘皆縱遣惟良以降當貸巡按御史舒汀竟論
殺之萬敏平海紀崇明諸沙負江阻海利私讎者恒世
其業不數十年輒一大獮前此施鈕二董諸賊大
都共期也當事者往往誘誅其首惡數人餘悉貸不問
千人爲盜自成童至白首見以罪戮死者幾數十人而

止利重而法輕其不校勢也天子御極之十有八年征討不庭戎兵四詰諸囚弗戢習爲剽劫兵憲肅菴王公弗之是也聚舟師攻之或撓之者一搗撤去賊志益肆至攻劫運艘客貨戕邏者數人飛檄連報言者聞於朝公復與中丞兩洲王公松泉夏公侍郎蒙泉趙公東山周公議皆合遂謀大舉凡吳淞七鴉白茆等河各設防守而重兵屯於劉家河舊守數月賊食且盡時委官石巍徽以殺虜爲功輕率不謀晉師弗戒數百艘被燬於海中賊勢益張至爲逆言揭留都等處兩中丞公肅菴王公俱爲言者論列章交上天子若曰是小醜不足煩大家以偏師臨之曰汝湯慶實往與撫臣協議生俘以來毋擾母縱命既下兩中丞公兩侍御公肅菴公旦父展慮多召募明賞格械器備糗罔有不供復謂敏曰雖有使成命脅從何辜汝能諭使佚去以丹陽丞張思義相汝予曰唯乃八月十三日予二人以單舟抵賊巢黃秦二賊衆已出行劫惟沈酋率諸小酋伏謁予呼沈等至僧寺諭以利害禍福賊皆泣至暮召沈至榻前密諭之曰汝能擒囚獲者百人以獻轉禍爲福之機也兵可不用而得矣沈頓首諾議定十四十五日徧行各巢撫其妻孥皆泣至十六日黃秦二酋歸召數四始至伏謁與談利害弗應予拂衣登舟順風布帆不半日抵州境次日有自賊來者傳賊有不善意懼未敢發耳予始以

賊情虛實地形險易告中丞侍御諸公皆曰賊入吾算矣沈與二酋議弗合遂分爲二由此勢少挫乃九月初五日湯公至按兵入城一月之內寂然無聞賊以爲怯也放舟肆劫十月十三等日攻吳淞江璜涇七鴉軍營劉家河等處焚劫守船民居十七日至小塘子橋煙焰距州城數里湯公始以數千人往獲賊三人戮之餘遁去復按兵入城趙周二侍御屢促出師雨中丞公笑曰小勝不足憂賊破必矣姑俟之至十一月二日二公謂敏曰明發具祭儀犒具於天妃宮必毋不備予曰唯至期賊已先發沈酋乘閒欲率所部反戈爲二賊所挾跳身遁來羣賊追之乘勝攻吳淞江將指上海至某地而返明日午賊舟二十九艘直抵到家河與師俱泊河口又明日凌晨我師將發爲賊所乘前行者稍急湯公援甲貫弓矢自將游兵數十小舫圍而射之賊不支棄去餘賊奮而前敵數合亦遂不支俱東行我師大艦悉出爲橫陣追之是日海波不興萬里如鏡予立馬而觀白長蓬未及之於大洋圍數重我師銃砲亂發海水爲沸頃刻殲羣賊於海中其不投溺者敵其首計二百三十人其先行六舟者得佚去良賊所統也次日我師復收兵入城兩中丞侍御總戎兵憲公僉議曰乘其敗而購之大兵隨其後可不煩再舉至二十二日發舟師泊天妃宮二十四日果有殺良賊者以其屍來餘賊且治

兵相屠也夜半予從肅菴王公總兵湯公都指揮解明
道路正以舟師自北道入都指揮韓平李俊以舟師自
南道入及午登沙餘賊或降或遁無敢抗者予以兩洲
公所遣善射者百人從以先登則南師以矛棘首級來
獻者相屬予亟矯兩中丞侍御總戎兵憲公之命號於
衆曰今日之約以生擒爲功其以首級來者無賞且究
真爲罪之以所從百人者分告之衆遂棄首級蘆葦中
生擒二千餘人械送至官司肅菴公湯公命予以訊之
予察其舊無名及稍羸弱者釋使亟去得爲賊者百七
十人繫之舟中以歸而世習點盜無子遺矣陸之裘
庚子紀事詩云南沙頑夫不滿千恃險攫貨爭魚鹹椎
牛殺狗亦耕種黃蘆白葦波連天海濱者豪利兼取逞
技獻謀官府前喜功憂變守臣職撫召不聽心煩煎兵
舟閔送文武吏炎秋直薄南沙邊諸軍相猜不相協遇
賊出鬪戈矛捐披帆擊鼓各歸縣騰謗道路誰相傳誰
爲贖書揭都市臺司受誣盜亦冤南畿咫尺路非邈惜
無一人能照姦九重震怒遣使者械繫失事諸官員夏
曹薦出總兵者幕府聊分邊將權擁來邳兒半降募提
兵過市同饒鳶羣思心知罪難免始從華屋搜金鏐瑣
涇市上換殘衲吳淞江頭焚戍船我師揚船復停泊欲
出不出斯頻愆霜臺按節問武帥今日舉事何速道羣
盜廿舟無帶甲官軍百艘多控弦江郊搞師萬石餽州

殺璠復遣蘇州府同知周希程太倉衛指揮僉事文相
統舟四十往勦而沈珙自請率其黨居前至龔塘港整
衆以待時賊謀犯州城夜半陰遣壯士乘潮掩襲見有
備氣奪珙等追擊官軍乘之殺法生獲海數日福山邏
卒擒好義江陰獲貴皆伏誅巡撫丁汝夔與光洵具奏
賜璠相白金文綺

三十一年春倭掠沿海州縣秋一犯吳淞所一七鴉港
一崇明沙在吳淞所者殺百戶馮舉宗元爵隊長屈倫
官兵獲二賊乃中國亾人而七鴉民楊氏執倭十餘人
亦惟婦女四五爲真倭入崇明者人不滿百饑且困有
巡簡給之曰棄爾兵則與爾糧賊投刀海中執二十餘

人自言船主龔十八爲通販逢惡風飄入朝鮮朝鮮人

龔之死戰得脫至此本非爲寇見官兵易走乃上岸掠

耳按倭患始於明初洪武時雖不許其朝貢猶立市舶所俾以貨貿易蓋猶羈縻之未甚絕也至嘉靖朝撤

市舶所倭之商浙閩者無所主乃主大姓家大姓沒其

貲不得返復以危言悚將吏若將勦者恐走之倭切齒

恨而中國大奸若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蕭顯等皆逸在

島中乘機誘之於是王子癸丑間倭寇連檣蔽海而至

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鼎沸官軍輒

望風遁武備廢弛漸甚賊乃益縱橫無忌云

三十二年閏三月賊首汪直按張采志作王直王世貞倭志同鄭若曾籌海圖編

作王直其母汪姬袁黃備倭說作汪直徽賊許二之幕下司糧也多機略人推服之明史日本傳及朱統等傳擊之吳淞百戶張治爲前鋒力戰殺其驍酋胡藥師治

力盡下馬手搏中鎗死會操江都御史蔡克廉張采志

張采志

寬茲從鄭若曾太倉檄蘇州府同知任環率兵至時倭
州倭患事蹟正之

大集勢猖甚環與之戰身被三矢明日裹創復戰賊懼
不敢出數日遁去是月倭自劉家河揚帆而西儀徵守
備解明道六合知縣董邦政率兵追至吳淞口而別隊
賊自采淘港來合焰益熾任環兵至共擊之賊敗走四
月賊首蕭顯統倭自浙西入劉家河將犯太倉克廉在
郡聞警急馳入賊圍城克廉與知州熊桴乘城捍禦凡
十七日乃解燒城外民居及倉中積粟略盡

按克廉入城以未奏

請不敢擅動官軍傲府同知任環選民兵三百人赴援
至城下賊大集煙焰四起克廉急召環入環不肯曰兵
存與存兵亡與亡將之道也兵在外我獨入城可乎後
環以僉事備兵太倉宿關外風露中藉以葦席民饋之
粥公曰士卒及老弱奔竄者尚皆枵腹吾何忍獨飽竟
却之一日遇賊伏兵宰夫徐佩衣環衣誤賊賊殺佩環

得脫旋以積勞久疽發背臥西門城闔一問賊至則裹創出擊郡士民不忍其苦請於各院檄而歸之詳見顧夢圭平倭頌德序及鄭若曾江南經略又王道通任公子傳徐佩作蕭某賊轉掠而東攻陷吳淞城據十日儀徵守備解明道襲破之遁出海復爲州判金汝舟千戶楊循禮所敗擒斬八十有奇五月初三日倭薄嘉定城知縣萬思謙登陴固守賊乘風縱火煙焰蔽空思謙叩頭額天風反有驍賊六人過濠急攻時應天府檢校張大倫適奉檄至發矢殪一人賊退乃自上海大掠而南官軍與遇不利吳淞百戶卜相陶臣戰死解明道任環追擊於寶山洋大敗之七月蕭顯等據崇明之南沙先是四月間賊入南沙耆民施珽募鄉民力戰見殺

撫按建祠太倉城南普濟寺右祀之

至是復據冬十月攻城

不克分掠鄰境官兵留守相拒數月副總兵湯克寬復督邵漳兵擊之敗績失匹四百人官軍疫不能攻乃開壁賊出掠至木涇金山衛移舟泊寶山克寬引舟師迎擊及高家嘴毀其舟斬首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

三十三年正月賊蕭顯等攻嘉定時賊屢勝而思歸至寶山覓舟不可得屠殺愈酷而官軍熟視不敢擊會浙江提督僉都御史王抒遣參將盧鏜率師航海至與兵備僉事任環合擊斬獲過半餘悉南走三月十六日賊首劉三率倭入吳淞江刼掠適湯克寬領兵至欲立功勵其衆力戰賊大敗匿舟中兩岸礮石交下遂殲之四月十二日松江之賊由夏駕浦青魚涇突攻太倉南門

分一支西北行沿城焚掠賊舟四十餘至劉家河口千戶張瀚等帥兵船逐之抵朝陽門與松江賊合互爲聲援是晚賊復大至泊南關分遣其徒往崑山是時州縣多被圍不相救十六日圍嘉定城署縣事者不知所爲士民分堞自守幾陷者再有河南人楊松毘陵唐順之所從受鎗法者也善射民倚之爲守城計射殺賊二十七人傷三十餘人乃解去二十三日毛家市葛隆鎮及諸村鄉賊皆會屯于淮雲寺李王廟江家園三處二十九日列于太倉大東門朝陽門一路發火器與守城者敵別以百人舁梯渡淥任環督士民發矢礮殺傷賊甚衆又總敢死士出城力戰賊敗棄兵械走民燬之賊遂

無意于攻城五月初七日倭破崇明知縣唐一岑巷戰
身中數鎗猶力戰賊敗一岑傷重死居二日賊復入縣

民共曰公爲城死不殺賊何以報公遂相與死鬪殲賊

二百人

此據趙廷健志按鄭若曾江南經略一岑死事
列在三十四年正月夫以伯魯一下而鄭氏籌海圖編則列

在十四年正月夫以伯魯一下而鄭氏籌海圖編則列
人之書而所記年月彼此互異時賊往來七浦沙頭直

塘雙鳳閒抄略復分一支趨崑山縣知縣祝乾壽晝夜

力禦殲其魁二大王賊懼圖歸十八日各縣圍皆解遁

出劉家河者凡三百餘艘結大鰲而行三日始盡本州

同知張魁判官金汝舟千戶田應山楊尚英王應麟等

追擊之至寶山下七等洋奪其舟四十斬馘三百九十

二級二十四日賊自七鴉港出者一百十舟指揮姜統

與金汝舟楊尚英等共追擊之斬首一百十餘級六月初一日賊四百餘屯陸家橋突至太倉南門焚掠初二日攻西門時府同知李敏德在城遣兵擊之狼兵與之俱戰於水次倉追敗之七月倭犯吳淞所參將俞大猷擊之頗有斬獲八月參將許國由間道襲之采洵港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指揮劉勇戰死先是朝廷以南京兵部向書張經總制軍事辦賊經使參將許國李逢時帥青徐兵六千抵嘉定遇賊新涇橋逢時頗有功而賊佯走伏蘆葦中許國追之伏起各駭亂相蹂躪溺沒刺死者二千餘人資糧器械悉爲賊有蓋許李二將皆世胄子不諳兵法地利故及此時懼誅乃殺民之寡髮者以

目擒獲遂斂散。西上賊亦東擄民舟渡江東。據老鶴嘴爲巢穴。舟師偵邏其旁不得出。乃鑿李家村通海。明年正月乘大霧遁去。按賊屯老鶴嘴官軍守之不敢擊。火焚煙以疑我。至船息往探則已遁矣。官軍巡候無方略至此。宜倭以數十人縱橫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地也。又按李家村既鑿後經海嘯而決遂成巨浸。號李家洪侵及寶山之址。日朧月削而山頽。老鶴嘴亦沒于海。于是江海勢合。瀕海之民無寧居矣。

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倭攻崇明東門甚急。署縣事州同張魁千戶陳袍力禦乃退。五月初二日掠江北歸。遇後至倭合踪復進。初五日燒南沙。初八日三沙營前沙竺箔沙三片沙雙明沙平安沙皆被掠。廬舍略盡。六月太倉知州熊桴敗賊於登舟沙。蓋三丈浦之逸賊也。

由是復遁至吳淞江口把總劉堂以舟師邀擊大敗之
獲其酋急速如郎破其三舟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生擒
五十七人賊舟被海風飄回者五十人復屯沿海民家
任環燕之盡死八月有賊自吳淞江遁出海者把總楊
尚英敗之沈其舟六十俘斬三百有奇賊又自柘林移
據周浦十一月兵部侍郎楊宜代張經總督事率師薄
之遁總兵俞大猷及劉堂復以舟師追擊於老鶴嘴破
其八舟斬獲溺死者千計餘舟復入吳淞江官軍焚其
舟登岸據青浦鎮法昌寺間十一月川兵游擊曹克新
與賊戰於嘉定之高橋斬首二十八級而所領西陽兵
先潰諸軍遂敗越二日克新復以蜀中土漢兵分三哨

衝賊左哨天合土兵及筠連弩手斬獲七十餘級右哨西陽邑梅兵復潰倭乘之殺千戶李傑百戶鄭彥升川兵死者十之四已而倭南走乍浦

三十五年五月七鴉港吳淞江之倭相繼出海總兵俞

大猷先奉總督胡宗憲檄

按三十四年張經以進留劾逮南京兵部侍郎楊宜代之

至是宜亦無功被論而命宗憲爲總督

設伏劉家河口及茶山東北擊之

沈其舟六十餘俘斬三百有奇餘寇宵遁復爲颶風所覆無幾存者六月有倭泊吳淞江西岸肆掠而以寶山爲巢穴任環已晉參政檄僉事董邦政調嚴家兵擣之時賊在山上官兵列陣山前與相持嚴大邦獨從山後潛上大呼擊其背賊驚潰遁入海鄭若曾云是戰也賊

溺死海中者以千計而我兵僅傷三人亦一奇勲也

按

大邦山後擊賊韓浚嘉定志作三十四年冬十月事而諸志皆作此年事馬元調嚴家兵傳亦然宜從之又按是年總督胡宗憲奏倭徐海陳東麻葉等至京伏誅明年復誘誅汪直餘寇去而之閩江浙患稍息

三十六年 月倭掠營前沙時海防熊桴移駐崇明督

兵圍勦斬獲數百人賊乘風夜遁桴以功陞兵備副使

仍鎮海上

三十八年四月初九日倭遇風飄至崇明三月沙盤據

總兵盧鏜參將楊尚英擊之沈其舟三俘斬二百五十

級遂遁三沙欲突入內地總督胡宗憲檄兵備副使熊

桴總兵劉顯與鏜等率師守之不得逞六月監軍唐順

之督舟師遠之海外沈舟十三斬敵一百二十又督鏜

顯等相持三沙賊畏順之軍整堅壁不出會風雨乘小舟遁得追敗之於廖家嘴

四十四年四月倭犯崇明白三十八年三沙困後不敢覬覦者六年備者亦稍懈兵備副使耿隨卿與太倉州署同知蕭奇勲憂之潛爲戰守計是月十六日賊舟突犯三沙下腳隨卿檄副總兵郭成參將田應山都司邵應奎等往擊而自與蘇州府同知劉一麟出劉家河督之賊聞風遁無何新賊麇至巡按御史溫如璋在宜興縣聞警馳詣太倉勵諸將敗賊於三沙追擊之斬獲甚衆火器資糧皆蕭所預備也五月如璋復遣郭成等擊擒餘倭伏誅太倉大教場自是蹤跡罕至

萬歷二十五年九月都司武懋功領沙船二十兵五百

自劉河出海次年二月直抵王京朝鮮都會天順門十月初

三日戰少衄三舟被焚十一月朔復戰大捷倭遁班師

二十七年九月抵家按此日本關白平秀吉襲取朝鮮

壤之事是時徵沿海縣衛從征故懋功有是勲也倭棄

王京而遁猶結營釜山築室屯糧為久駐計朝議留江

浙兵五千分屯要害懋功以此踰年歸然平壤事明史

李如松傳及朝鮮日本傳俱在二十年且日本傳紀事

終於二十年後但云明年如松兵在捷平壤乘勝趨碧

蹄館敗而退師此後不復言與倭戰此紀作二十五年

恐誤日本傳又云關白侵東國前後七載此紀不明指

如松平壤豈武懋功之抵王京又在如松師之後耶附

識存

崇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黎明浪港口忽泊七艘約

六百餘人登岸取神廟黃繖擁其劇趨市盡市財無脫

者劇戒其徒毋殺人步旅甚嚴辰入午未去時常熟福
山亦被掠相傳劇爲晉雲峯官兵莫誰何崇明黃尚忠
者任討賊黃本劇友弁冠冒軍褶聚鹽徒人海擒小賊
報首功再報雲峯死矣而尚忠張甚行刦海中毒倍咎
尚忠部六十餘號小包船小包者官鹺包五百觔私販
殺其捆故名如此者一年當事覺設方略擒之斃獄崇
明顧榮者故黃氏駕船傭呼三麻子尚忠斃餘黨竄伏
諸沙十三年冬榮率夥刦陸龔兩家舟入海時有扒平
陸大三沙王大字東黃大鎮江張海沈三等江北有廖
二吳子明戴濟小子張五鮐猪陳稍等劇次年五月朔
以十八舟起雙江汎燒哨船殺傷官兵適知州錢肅樂

按海上發兵擒三盜始退羣盜念所犯罪亡赦謀合鯨
推主者則推扒平陸大次廖二及榮張海吳子明等稱
兄弟扒平陸大者崇明人犯罪係獄丁丑獄變逃入海
稱扒平王衆旣推長遂噪而南舟可五十號大鯨掠高
頭沙排沙郭家橋宋家鎮諸處七月二十九日直抵施
翹河成列而上焚民居烈焰蔽天擬攻城守備陳安國
率把總王百度出戰安國一箭殲其渠賊驚遁追殺百
餘人追至當沙頭港次日圍倪氏宅索金羣飲涯上時
大風陰霾賊瞭不及遠吳淞兵船驟至乘風縱火焚其
五舟餘舟斷纜去賊小創至十月中犯南沙連舟八十
餘掠堡鎮鎮居民三千家鄉兵拒敵殺數賊次日賊悉

衆放火鄉兵四救爲所乘被殺無數火光竟日不絕隨掠新河鎮宋家鎮等處十八日抵夜復窺縣城安國守禦不敢上乃南掠青村柘林淙缺等處時所掠得陸大冬自擁衆稍稍不服語廖二陸大聞之內慚與廖謀殺諸不服者有癡胡二洩其謀衆懼圖先發遂殺陸大廖急分鯨避衆因推榮長稱忠義營榮慮勢孤招廖二南北鯨復合饑民益投入十五年三月大鯨約一百五十餘衆近萬人圖據崇明諸沙北趨江淮掠漕艘初十日犯阜洪兩沙十四日焚掠靖江附郭民居逼江陰殺營官陳竣遂復至南沙逼崇明西城安國營施翹河知縣陸一鵬率士民乘城嚴譏察持五晝夜出奇兵戰獲其

舟二俘斬十七級梟河上賊退二十九日犯新開河殺把總王百度百度勇將號敢戰中賊棄鎗墜馬死榮乃遣陳章等來乞撫辭極狂悖縣民格殺章四月四日賊犯福山傷把總姚剛犯江陰城晝閉江南北大震巡撫黃希憲露章請會師剿蘇松兵備道程峒方涖任馳劉家河視師班捕斬格哨兵外復募漁船百餘漁丁二千立營號漁勇以崇明守備安國劉河守備羅萬卷統哨兵守備傅介子統漁勇選標下材官六十餘人分屬給二月糧各授算於四月十八日出兵遇賊高家嘴總兵王之仁哨船發大砲破賊一船安國夾擊殊死戰自辰至未賊敗斬殺數百焚獲十五舟生俘五十五人斬之

州大教場敗始領舟遁官兵追殺敗之大安沙又敗之
江北新港又敗之楞頭凡獲舟六十餘俘百人焚殺溺
死無算賊窘竄入淮北且爲漕梗總漕史可法檄護漕
兵急擊敗復轉而南時內地窩主如白茆孫二駱駝袁
六開二悉偵得就擒並獲張海賊失應又殺賊輒厚獲
官兵益奮羣賊爭逃去峒憐其中多饑民數檄諭解散
至是密擒榮兄顧大者令傳示六月十二日大鯨泊滌
缺柘林守備楊芳捧檄往榮見兄泣下旣述兵備道威
信當不死遂率王顯陸君寵等詣劉河行臺乞降峒人
給免死牌散其黨二千餘人收船二十八籍願爲兵者
四百四十人榮等授把總仍屬芳部計視師及受降峒

駐劉河口者凡百日

吳偉業平海記略程使君始視事捕大猾赦其保舍匿藏之罪令辦

賊自贖先是公以潤州守臨江治軍賊發輒得威聲流聞公至之日賊投兵咋指曰此京口旌麾也固已內屬公笑謂鼠子輩不足數當折箠答之或有難公者曰昔肅皇帝時用虎符發兵制使便宜從事材官粗練千萬人費縣官錢數百萬然猶九易師坐甲數年而後定今乃偏師蕩之哉公曰吾之在潤州也橫江諸將在采石上游吾不過舟徒市人百數用以破賊今以一大帥數偏裨聽吾鼓音賊何憂弗平於是懸賞格定軍令大治餘皇之師蓋自公下批繩之令賊已孤立震懼諸將服公威名莫敢逼撓跳盪先登斬首功過當賊遁去則拔劍叱海師蹙之窮島之中賊大因乞降公解縛而用之駐軍散其餘黨浹旬之間萬里清蕩

十七年春荆本徹爲下江監軍道駐崇明國變後屯軍

施翹河號四會營招集故明諸將士于是故總兵黃五

常張士儀張鵬翼巡撫田仰光祿少卿沈延鵬各以衆

至義陽王避亂亦自太倉投焉標下顧榮撫盜也統江

北諸大將尤強謀殺本徹本徹避往寧波朱遂與五常等推戴義陽王謀竊發

朝順治二年士儀先赴劉

河適汪都督某領兵猝至見士儀所部川兵驍甚標鎗長丈餘皆愕眙汪以步卒奮入其隊長鎗不得施繼以

馬軍蹙之遂潰奔入劉河城巡撫吳公軍亦至合圍之

士儀降榮等氣沮

按野老遺聞以爲士儀病死衆委城降又云提督吳勝兆破川兵于太倉

之茜徑里走侯

四于陸公鎮未幾義陽王與廷颺仰先後入浙勢益

孤五常以怨殺榮而倚北將高進忠爲重進忠擒五常

赴郡降於是四會營衆盡散越數日本徹自舟山統舟

師據城俄聞

大軍來衆潰本徹遁還後爲黃斌卿所

襲殺本徹丹陽進士士儀太倉人五常鵬翼廷颺皆崇

明人

國朝順治四年沈廷賜統舟山水艚船二百餘號犯崇明及吳淞沿海大震時守將李魁備嚴廷賜被創遁五年廷賜復統水艚船三百艘進泊福山會颶風全艚覆沒廷賜就擒解江寧死之部衆七百人戮於婁關李王廟

七年 大兵破舟山餘衆俱南徙泊福建海澄廈門諸處崇患稍遠

十年九月初一日張名振

江寧人明總兵

顧忠阮四等各統舟

百餘泊排沙洪十一日入施翹河守將呂公義率衆禦之先是河口墩臺貯大砲三砲手陳子龍領五十人守

之敵舟近口卽燃以擊敵每舟止以三四人把舵執帆
隨潮上下我兵人裹乾糲衣甲持械循海岸行日走三
四十里至十八日晚潮敵舟西抵高橋洪公義收兵入
城約敵舟東下墩上燃三砲爲號城兵卽出是夜三鼓
名振率千人先於高橋洪登岸由內地截出墩兵殲焉
城中聞墩上砲聲尚以爲敵舟東下而不知墩兵已被
創矣公義單騎先出猶未朝食至天妃宮卽遇振兵發
矢殪二人後無繼者中鎗墜被殺公義撫標守備能左
右射討湖中白腰賊
有功恃勇輕敵戰
死我兵爲之氣奪把總華本德同戰沒名振乘勝直抵
城濠千總常春勒馬據橋衛衆入城堅壁以守二十一
日五更名振攻西南城損五堞隨毀隨築夜半火箭如

雨敵眾乘雲梯蟻附而上推巨石擊之先是典史王元令民運石壘

各堞口人唾為迂至是果適用云再攻西北城砲手陳子龍於敵臺燃

順城砲擊之乃遁以功授子龍把總砲利遠擊敵至城下砲無所施置敵

臺上沿城腳擊之故各順城砲時城不陷者如髮攻城時城中寂然無聲呼為啞城云二十三日

名振據平洋沙分鯨泊大安山前各沙每田四畝索米

二石沙民苦之自九月二十一日後敵舟壩截各渡口

匝月塘報不通總兵王燦駐福山計無所施訊諸將誰

敢往探崇者千總王龍挺身出應龍前曾官于崇即發兵三百

名坐曹士琪立功船士琪號宇環江北人捐貲造船二

名立功船一送援兵一運糧米十號願不食官糧聽便宜報効故

大有造于崇士民至今咸頌之于十一月初三日夜間道由江北至永寧沙登岸執土人詢之乃知城中固守

狀遂令導師脚枝疾趨四鼓抵城下守陣者聞軍聲皆倉皇理戰具龍大呼其名崇明素習龍聞其聲絕而上啟門納兵入守益堅初五日名振大掠各鄉村燒劫無虛日官兵止堪守城不及援敵舟泊平安沙小洪無地非振兵矣按民間收穫方始敵艘猝至各沙被陷止存縣治一隅弁動以通寇為題遣騎差兵城鄉盛額幸總督馬鳴珮有嚴禁株連之示人情始安知縣陳慎曰守江揚十郡者崇明一邑保崇一邑者制憲一示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初名振兵登岸人莫敢犯知縣陳慎諭各

村團練由是新河鎮及堡城民與振兵始判十二月十二日督撫鎮發舟師出吳淞江會剿時以陸兵貼駕不習舟楫迎戰失利從此城中文武惟事守城而已十六日議助餉各沙租穀皆為刼掠軍民絕食近地富室自

一石至二十石無不輸助十八日斃通賊膠塘陳四篋
種沈七等於獄詞連明季署令王臣籍生員沈東山并
縊之臣籍於八月間通崇時內外隔絕事不詳憲俱鎮
標弁徐之麟撫標弁程洪宇主之按州人周裳
爲知州白登明傳云順治十年九月海寇犯劉河堡闖
入內地居民驚沸公備禦有方寇宵遁戮其年月卽張
名振犯崇時也蓋名振遁而流劫遂至此地未得逞乃
復掠上海又顧士建新劉河志稱劉河營游擊高必昌
捍禦海口力保孤城苦戰數十斬獲頗
多郁植有賀高將軍平海詞卽其時也

十一年正月初二日燒振犁督船一隻獲婦女數人二
月初五日刦去報船三隻商民俱斫右手放歸人益驚
怖三月城中米湧貴十三日福山營曹士琪運米從江
北間道至軍心稍定五月初三日敵鯨南遁來時舟二
百餘此時
幾盈千號江中商船
沿海物力爲之一盡十一月二十七日張名振等復據

平洋沙沙民袁尊賢等密約殺賊有竈雞黃三奮臂率
先燒敵舟一十七隻殺僞游擊張起龍并黨五百餘人
次日名振插幟屠西北隅燒千餘家先是城中聞沙民
殺賊文武會議發兵三百騎六十隨征鄉勇千餘於十
二月初三日夜半涉小洪平明抵平安沙時寒凍異常
未及成列猝遇伏四起衝擊全軍敗沒領兵官崔某死
之千總王龍以單騎歸平安兵民屠戮無算二十一日
刦堡鎮東岸溝一帶燒民居五百餘家

十二年三月初六日燒刦新鎮十里以內貲粟無遺十
六日掠米行鎮殺男婦七百餘焚千餘家斫一手者五
百餘人自此高頭沙一望蕭然六月初六日定海總兵

張洪化率船二百五十隻投鯨振之長技在水時城中有浮橋渡洪之議衆欲解散自洪化至而復合如故十六日蘇鎮王燦統騎二百餘過崇十八日築高橋堡二十日築便民河壩以砲擊中止七月初一日振犯吳淞刼去新造水艖船二百餘艘上下益震十二月城中出師自東洪及新開河高頭沙分汛札營傳言振兵登陸取禾故先爲備副將李必於第三條港擒斬三十八級次日名振登岸燒百餘家十五日李必統兵五百駐堡城千總王龍統兵六百駐高橋洪十七日大築沿海馬道以便衝擊二十四日名振欲襲擒王龍以五千衆圍高橋堡先泊數百船施翹河口以羈援師參將楊膺曰此空船也計在

取高橋堡耳疾馳赴援龍麾兵衝出內外夾攻大敗之
獲甲七百餘器械無算斬數百級而還十一月初七日
整兵過平安沙洪名振半渡邀擊彼此互傷而還二十
六日戍兵至村鎮騷然二十八日振復南遁合沙男婦
童稚多被刦去是日知縣陳慎命於東阜平安間築壩
屬焉名曰文成內外沙大起夫役十二月初六日壩工
興按東阜平安兩沙中隔小洪十里許名振泊船於此
號安樂潭貢生施文建言築堤聯爲一脈使之失陷
踰年工成夾
堤栽以桃柳

十三年八月大將軍宜某領師復取舟山

自順治七年
後復陷至此

得復九月初八日僞濟勝伯顧忠總兵陳傑都司賚瑞等
率衆三千船七千餘艘投誠奉
旨賞賚錄用吳偉業平

洋沙築海堤記略云崇明僻在海東平洋沙又居崇之西實舊縣也亡命出沒其間昇平時且以爲憂自逆氛大作朝議移郡帥禦之會關中梁公化鳳有克復雲晉功被浙東之命未及行而郡帥罷鎮督府以公著有成績欲倚以辦寇便宜俾之攝理及渡海南十日島寇張名振犯堡鎮圍高橋堡公皆迎擊破之先後斬俘及溺者三萬有奇寇將遁公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從小洪進兵身率步騎以火攻燒其柵沈其五舟寇大潰走其渡平洋也名諸將指示曰此距城五十里我多留兵則不足中隔海洪騎難飛渡聯以長堤則寇解不得泊而我騎是於康莊矣詢謀僉同揆曰戒衆是夜恍惚若有神導之者質明見糠粃著水面如切繩墨爰循其跡版築斯就公喜曰天所贊也明年春天子命公以都督僉事充江南總兵官設水師一萬以屬之公仰思委任不敢怠築土城以固屏障設斥堠以嚴徵巡列樹以表道途置亭以休逆旅凡可以左右是堤者次第修舉復建龍王廟於其上是役也起於十一年甲午之臘竣於十四年丁酉三月督府郎廷佐中丞張中元俱行部以觀厥成梁公諱化鳳字翀天號澧源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人中順治三年丙戌武進士

十五年八月初九日敵舟二十四隻至排沙一舟膠淺

來降餘遇颶風多溺隨遁

十六年五月鄭成功大舉入寇首屯排沙尋犯長江破鎮江圍江寧東南大震六月初三日江寧告急總督卽廷佐巡撫馬偏俄檄駐崇總兵梁化鳳全師赴援化鳳留左前營游擊陳定同光英守崇拔寨而進製二旗前導大書恢復鎮江救援江寧八字耆老擁道泣留公出督按札示民內有逗遛卽有二心語勢在必往去崇非得已也至江寧大破鄭兵料東走必犯崇急遣游擊王龍劉國玉先歸成功奔鎮江斬維棄碇揚帆出江初陳同二將在崇以兵力單弱日夜惴恐惟泊舟施翹河口作遁計八月初四日國玉先抵崇初六日龍以早潮渡

敵舟隨至距龍至僅半日龍隨樹綠旗西海上使人遙語曰江寧勝兵在此敢死者來犯初八日成功遣邵梁棟宇曹黑子至城下諭降且云有勁兵數萬若取崇明尚有餘力十一日黎明成功盡銳圍城輿巨礮轟擊至夜壞西北角雉堞百餘城基僅存三四尺許復填濠架雲梯抵城下肉薄而登龍與國玉率兵弩矢礮石齊下敵稍退貢生施文干總包日昇隨取民家門板櫃櫥等器置城上實土以代堞補苴粗畢敵又進堵禦如前却而復攻者凡七把總王某傷礮立踣龍國玉顧左右大呼曰無命者死兒無懼復揚言南北兩門出師夾擊遂棄礮去十二日遍掠四郊焚殺甚慘十四日午忽拔

船南遁是役也我軍死者官一人兵民共數人成功兵死者杭籍相望遁者無算九月初三日梁化鳳自江寧歸父老至渡口懽迎謝救援再生之恩鳳亦獎士民協守力陳師演武場大行賞罰斬逃兵二名將處陳同二將以法各將力求始免仍蒙以巾幗令遍觴諸有功者王龍劉國玉常春三將各給花紅鼓樂導出轅門一時快服

康熙二十三年剿舟山賊周雲龍舟山自張名振敗亡顧忠等降後雲龍復據之剽掠沿海地十餘年至是大兵會剿集嘉定胡巷口雲龍適入寇提督劉兆騏遣游擊李耀守備柴桂芳邀擊擒之進搗其穴獲長毛賊

二十餘及其餘衆海氛悉靖海禁亦弛

防海議

明胡氏宗憲曰防海之制必宜防之於海猶防江者必防之於江此定論也國初沿海諸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一百餘隻指揮統率官軍更番出洋哨望海門諸島皆有烽燧可爲停泊其後弛出洋之令列船港口浙東於定海浙西於乍浦蘇州於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夫乍浦之地海灘淺闊無山壘避風之處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迂迴又非泊船防海處議欲分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品峙哨守相聯可過來寇而其外陳錢諸

島尤爲賊衝三路之要兵部原題副總兵俞大猷統領
戰船住剗海上防賊截殺則如陳錢乃其所當屯泊按
國朝姜氏宸英曰考宋時嘗於明州招寶山抵陳錢壁
下置十二水舖以瞭望聲息宋始終未嘗羅倭患也
而提督軍門及海道等官每於風汛時月相參巡察有
警則我大船火器衝截使不得越過各島則彼毒無所
施釁孽不作而內地安堵矣

唐氏順之曰賊至不能禦之於海則海岸之守爲緊關
第二義賊新至饑疲巢穴未成擊之猶易延入內地縱
盡殲之所損多矣然自來沿海戍守莫不以擁城觀望
幸賊空過謂可免罪而不顧內地之殘破內地戍守亦
幸賊所不到而不肯策應沿海地方今宜分定沿海保

護內地內地策應沿海地方沿海力戰損兵折將宜坐
內地不能策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幸完宜坐沿海縱
賊之罪其沿海文武更有能連次鏖戰抵遏賊鋒阻賊
下船不得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以奇功論一準平倭
事例如此則人知謹於海洋之守不敢幸賊空過以覲
免門戶旣扃堂奧自安矣按籌海圖編云海防之策有
二曰禦海洋曰固海岸禦海
洋者會哨陳錢分哨馬蹟大衢洋山過賊要衝固海
岸者修復舊制循塘拒守不容登泊其說與唐略同
楊氏博曰倭賊非內逆無以逞狼貪之志內逆非倭賊
無以遂鼠竊之謀必須緊捕內逆方可消除外寇合行
督撫諸臣責令軍衛有司將沿海居民逐一清查在間
稽其生理時加約束敢有從倭爲逆許合同里之人赴

官告首即於犯人名下追銀三十兩賞給當云隱匿不
首一體坐罪挾讐誣陷者本犯從重治拔本塞源此其要務也

毛氏希秉曰凡海賊一起陸地賊假名縱暴地方不能禦惟保甲爲上策如太倉初編保甲陸地賊無所容身散亡略盡嘗有海賊廿人夜刦城南十八都時其家潛報保長總甲及有船者預待賊出追之且擊且行逐至海口天明賊器械且盡把港百戶陳璋率人船直追半洋擒回又十五都沿江地方白晝海賊上岸刦適潮落舟間保長盡數擒獲此皆保甲之功法久人玩乃復罷今亟宜修飭但不可使迎送受辭生事耳按會哨防外
賊也保甲防

內賊也內賊假外賊之名
乘機竊發號曰土倭子

張氏采曰余向有海籌欲取諸沙民船分大小四等俱編甲立長治以連坐又欲取巡船計隊輪值每日劉家河出一隊而北施翹河出一隊而南北取崇明守備憑南取劉河把總憑其狼山福山吳淞各倣此蓋卽以陸地保甲法而水行之海上會哨法而勤行之耳

陸氏之妻曰巨家富室私讐必多假捕盜之名報平生之憾執其所甚怨者指爲姦盜重殘其體而械送之官彼愚夫小民不能自明含冤而斃于刑戮是公法乃爲私家報仇矣豈獨巨姓爲然凡巡捕官旣乏禦衆之才又無破賊之略一遇大衆盛兵退縮不暇而懼無以塞責不免旁求一二狐鳴鼠竄之輩以獻于公况有借巡

邇以擾良家利金帛而縱奴隸者豈非求以禦寇而反
爲寇求以衛民而反害民乎如宏治十七年海寇之就
擒者不過一二百人而沙民男女之死于縊掠者不可
勝計此仁人君子所深憫而流涕者也必明諭于出捕
之先俾體官府委任之心務求海鄉元惡不以宿憾逞
怒不以僞縛徼功庶幾桎梏不及無辜之人囹圄不留
冤滯之獄百姓安堵不驚而海濱皆樂土矣

又險隘考曰劉家河七鴉港與常熟之福山白茆嘉定
之吳淞江黃窰港同爲東吳門戶如新塘浪港茜涇其
次也其備海則賊自東南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泊兵
吳家沙以截之賊自東北來必由三沙宜泊兵營前沙

以截之遊兵往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鶴嘴諸處得以聯絡并制

又倭犯風向考曰正東風則由五島開洋至李西畧壁下陳錢分踪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過馬蹟潭而西犯青村南滙過馬蹟潭而北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或犯淮揚每歲清明後多東北風重陽後亦然故防海以三曰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

又破倭法考曰有李七師者廣東揭陽人贅婿日本爲官兵所擒言倭燕尾箭張棉布可收鳥嘴銃鹽水漬絮被可障梯而乘城則投以灰礮火藥水戰船相比毋登

彼船我用火攻彼則投諸水彼習太白符訣如搖扇我以草薦亂撲彼亦舉草薦我以箬笠亂撲彼知我通其術必遁矣

翁氏大立南北會哨疏曰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洋會哨毋使犯境者得上策循塘拒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兵列陳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壩分布汛地視吳淞所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鎮之

吳淞總兵始此

自吳淞而

北爲劉河爲七鴉港又東爲崇明縣七鴉而西爲白茆港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楊舍爲江陰爲靖江又西爲

孟河為圖山此皆舟師所居利於水戰臣皆設有兵船

常州水師始此非統以把總即統以指揮而又以圖山遊兵把

總上下遊巡無駐劄營前沙至崇明北洋會哨於江北即

遊門吳淞遊兵把總駐劄竺泊沙崇明南洋至竺泊止會哨於洋山

此從來浙直會哨汎地常鎮參將統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

楊舍所以備水戰者亦既密矣古稱以上策守崇明者詳此但吳淞

而南雖有港汊每多沙磧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練選

步兵內地可用步兵循塘相守以出不可也古稱以中策守海者詳此今自

吳淞所而南為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而

南為南匯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而西為青村以

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為柘林堡以都司練兵

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衛西連乍浦東接柘林頻年皆賊巢穴添設游擊將軍一員統領馬步遊兵往來巡徼則北可以護松江而西可以援乍浦矣

楊氏曰今吳淞江劉家河福山港青村南匯等處皆有福船蒼船以爲哨守分布非不密也但海洋空濶不守要害則賊來不能知賊去不能追縱能追亦已晚矣爲今之計如大樣福船各港共得幾十隻此船利於深水大洋爲之修其戰具及篷纜之屬豫給兩月口糧令熟慣海道將官一二員率各兵直至陳錢馬蹟洋山等處擇避風舉港停泊候伺以小船十隻四面哨探遇賊

來則擊之此第一層藩籬也其次樣蒼船各港共得幾百隻此船極利乘風巡哨分爲三班每日一班出哨直至高家嘴外如一班三十隻遇賊則以二十九隻禦之其一隻飛回通報盡發各船出應此第二層藩籬也其小樣沙船惟利沿涯淺水則亦分與汛地往來巡哨遇賊有福船蒼船所不盡剿者卽共擊之不使登岸此第三層藩籬也設有登岸者始以旱兵剿之然亦少矣又曰浙江與直隸地勢不同備禦之法亦宜有異浙東自溫台至寧紹一帶皆有海塘內河與外海不相通塘外又有沙塗少者十餘里多者二三十里略無港汊可以灣泊百姓望見賊船卽收貨貨挈妻孥豫皆走避賊

行爛塗二三十里力已倦怠及至民家擄無所得而船泊海灘潮退則閣淺遇風則打碎是以浙東倭患略少若浙西與直隸自乍浦青村南匯以至上海嘉定太倉常熟江陰靖江延袤一帶內河外海相通一里之中有港三四皆可停舟塘外無沙塗賊船倏忽直抵海岸民不及知知不及避擄有所據爲巢穴攻之則彼據其險我失其利及其深入則結聚衆勢莫能禦是以蔓延而不可遏也故浙東備禦之法止於定海普陀瀝海三江等處各得數十兵船禦之便可無事若直隸沿海一帶如吳淞江劉家港等極大者已有兵船抵禦其餘港口皆須設法堵塞或釘椿於港口投以連根大木或泊

舟於窪內先據其險又於海岸上每三十里內擇要害之地屯兵一枝賊若登岸卽焚其船以絕歸路或乘其饑倦擊之遲則難爲力矣

鄭氏若曾論倭風向曰其入寇也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鼻壁下陳錢分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臨山在紹興觀海在寧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滙犯太倉或過南沙

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颶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
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
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此風候不常難以準定清明
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
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
非倭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

汛

按此條又見王世貞弇州稿倭志

洋山記洋山乃蘇松禦倭海道之上遊也海舟必得山
島避風無畧之山不敢泊洋山乃兩頭洞西北高百餘
丈周圍約七八十里形如圈樹其中有十八畧如一大
湖可藏數百艘湖口面北娘娘廟在焉海水鹹不可食
唯嶺有一池泉淡可汲倭船我船到此必汲而行通年
當道建議浙直哨船期會於此交牌信驗蓋洋山南去
大海北去吳淞江皆一潮浙直之交適中之地也附
太倉至日本針路每一晝夜分爲十更以焚香枝數爲

度吳松江用單乙針及乙卯針一更平寶山到南匯嘴
用乙辰針出港口打水六七丈沙泥地是正路三更見
茶山茶山深十八托自此用坤申及丁未針行三更船
直至大小七山灘山在東北邊灘山下水深七八托用
單丁及丁午針三更船至霍山霍山用單午針至西後
門西後門用翼巳針三更船至茅山茅山用辰巳針取
廟州門船從門下行過取升羅嶼廟州門水深急流升
羅嶼用丁未針經頭山出雙嶼港升羅崎頭俱可泊
船崎頭水深九托雙嶼港用丙午針三更船至孝順洋
及亂礁洋雙嶼港口水急孝順洋水深十三托泥地亂
礁洋水深八九托一云六托泥地取九山以行九山西
邊有礁須知防慎九山用單卯針二十七更過洋至日
本港口有水七八托泥地南邊泊船又有從烏沙
門開洋七日即到日本若陳錢山至日本用辰針
又論海塘曰海塘之制本為捍禦鹹潮害稼而設唐開
元間築其長起於嘉定之老鶴嘴以南迄於海寧之澉
浦以西高如城垣內外皆有塘溝相夾塘本為田利而
卽以備寇舊蹟有湮有存故表出之

按唐書地理志開元元年杭州鹽官

縣重築捍海塘堤長百二十四里而未著其所至鄭若
會所云本之成化間曹印儒所撰海塘考蓋謂築始開
元現在其長如此也又按護塘之上設墩堡以謹守望
設窩鋪以便止宿拒外寇艇內盜洵防禦所必資不惟
保護田疇也故宋元以來歷代修之詳水利志

又論太倉險要曰倭舶從東南洋來劉河港口爲州第
一衝要然賊犯此港必由崇明新竈沙宋信嘴而至須
撥重兵於此防哨遏賊上游策之上也拒賊港口使不
得入策之中也若縱賊深入則無策矣今查部下兵船
止七十二隻似爲單弱合更撥福船五隻沙船五隻每
當汛期分爲六枝令千百戶六員領之出哨該參將仍
往來督哨與各部兵船互相策應又曰吳淞江口爲松
江之咽喉劉家河口爲蘇常之門戶關係特重防範宜

嚴合另撥遊兵一枝南自吳淞江寶山起至北白茆港止往來巡哨以便策應仍選屢經戰陣熟知海道武弁一員領之 賊自新竈沙宋信嘴來不犯劉家港卽犯七鴉故七鴉港之險與劉河相亞遇汛期兵船當哨至宋信嘴新竈沙與各部兵船互相策應考國初舊制原設旱寨於此撥蘇州太倉鎮海之衛官各一員督兵輪守近因倭變撫操二院奏設指揮官兵水陸防禦然無城堡可守非久計也況南離劉家河北離白茆港皆太遠聲援不及寇至孤立株守尤非長策須於南之茜涇北之唐茜涇甘草三巡司所轄團練鄉兵以爲羽翼庶氣勢聯絡軍民皆有所藉而設立巡司之意爲不孤矣

自郡城過崑山而東必由俞子舖卽州城宜設水陸兵一枝於此與崑山守禦兵互爲聲援 賊若自松江沿吳淞江而來必由夏駕浦犯州治之南關嘉靖三十三年松江賊常白此至矣地雖崑境而災禍獨切太倉也今宜於此稍西盡入江之處如茱萸浜龍王廟等處設兵戍守 塗松爲水陸交會之地沿海諸鎮雖有巡司寨堡然相去遼遠必設重兵一枝於此爲諸鎮聲援且足當東北白茆等處賊衝

又論嘉定險要曰吳淞江外控大海爲蘇松之要衝內接黃浦爲上海之門戶賊船乘風駕潮瞬息可至把總官尤宜晝夜防範部下兵船宜分作三枝令千百戶三

員領之出哨該把總仍往來督察與各部兵船互相策應 吳淞舊城正當采淘港口因東北一隅坍海故徒內地乙卯賊避江口兵船遂從采淘出入莫之誰何蓋兵船專務守江不及此港也不知此港直貫練川水陸皆通賊舟入犯尤便安得謂非險要而忽之 吳淞所本爲江海第一關鑰今旣稍遷內地賊舟乘潮突入內地黃浦以犯上海必經此地則江灣其吳淞之次乎宜於此築堡屯戍與寶山旱寨爲聲援守浦兵船自內應之吳淞兵船自外襲之賊豈敢長驅直入乎 賊自劉家河西來折而南行入橫瀝至縣治不過二十里婁塘實當其衝設兵守之賊豈能直擣城下 賊掠松江而

歸恐爲吳淞江兵船所截必間道走唐行青浦安亭自練祁而入鹽鐵自鹽鐵而入劉家河則太倉南關矣若自南關分舫出掠亦必自鹽鐵以趨嘉定則外岡鎮亦當南北交會之衝設兵守之不惟可以遏賊之衝實與縣城互爲聲援葛隆安亭二鎮不設兵而勢自振矣南翔鎮當縣治正南賊自吳淞而來必經此而達縣治蓋南郊之關鍵也宜築一堡於此有事則可據乎

又論寶山寨曰寶山北至吳淞所南至川沙堡中有清水窪新洪舊洪錢窪川沙窪等處皆爲險要其間海塘迢遞邈不相聞且川沙諸堡遏賊於南吳淞兵船遏賊於北南北阻絕其勢必趨寶山往年賊至此據爲巢穴

致難殄滅況此地爲蘇松交會之區尤宜設兵防守以
聯聲勢沿海水路量撥哨船數隻與瞭望墩軍一體哨
報遇賊入犯北與吳淞營南與川沙營互相策應又曰
或於寶山高橋二地之間如界浜者築一城選集軍兵
專官統練以備守禦屹然爲海壖雄鎮豈惟險要有備
并南匯青村一帶接應更便

接界浜在江灣浦東顧家
竹枝詞云鎮江太倉嚴武

備台分一衛近
江灣意與鄭台

又論崇明海防曰崇明孤懸海中乃島寇出沒四面受
敵之處部下兵船除撥送參將營福船五隻沙船五隻
外其餘各船每當信期宜令把總一員卽將本總部下
兵船分爲五枝令千百戶五員領之出哨該把總督同

各部兵船住守三沙洪互相策應 又曰崇明所屬諸沙皆隔絕潮港不相聯屬萬一賊船乘風突犯一沙則諸沙必不能知縱知必不能救致成巢穴雖鎮兵環繞亦難爲力往年三沙之役乃明徵也爲此先圖傳報之法豫定策應之計宜行崇明縣專委能幹官一員親歷各沙集耆民鄉長諭以禍福使知各保身家近海擇潮不浸漫處每築土墩一座約高一二丈許上置煙缸柴樓式如烽堠編立近墩居民免其差役令其晝夜輪流專司瞭望如遇賊船進港登沙晝則焚煙夜則舉火俾各沙皆見把總兵船隨卽應援而吳淞劉河福山一帶鎮兵亦可先後集擊寇來不得肆行矣

又論練兵曰倭寇刀法天下無敵所恃以勝之者火器
第一弓弩次之火器中又以鉛錫銃爲要 又曰賊舟
離遠則用噴筒相逼則用火藥桶二者皆海船利器禦
倭之切要也

又論禦倭法曰倭之陳法與常寇不同常寇戰時我師
以衝鋒破壘爲上倭隊不過幾人躍舞試其刀法而已
見我走則衆伏羣起而追斫之如蜂湧然我若勝彼則
奔去俟我爭割首級而四面合圍之或於戰時分兵繞
出左右先制脅後擊尾或誘我師追至其營但見財寶
不見賊衆乘我取寶而襲殺之此皆倭寇積習也爲今
之計似不可拘常格但以屢年倭之所以勝我之所以

敗者而亟反之先鋒陷陳者全隊俱賞禁取首級退縮者斬趨利者斬應救援而不救援者斬其臨陳也前者向前後者向後左者向左右者向右無若頻年之俱向前立而緩急衝擊轉顧不及則倭寇之故智皆有以應之鮮不勝矣

又論沙船之利曰倭寇之來必由東海大洋禦倭之策無如截之於海上勿容登岸若禦之以陸則人各一心遇戰卽奔而賊勢亦如螃蟹出筐難於收拾矣古今兵書俱於陸戰爲詳而水戰甚略至於吾蘇地形港浦田塍不可以方軌而陳不可以連舟而繫原未嘗稱用戰之地自春秋以來除夫差勾踐之事外未見有論吳地

戰法者也欲以古兵法而行之於吳誤矣將遏寇於上游舍沙船沙兵奚以哉沙船素熟海濤沙民素習海戰使颶風如順風視巨浪如無浪不假兵戰不用杷楫惟以標叉火器施之以追則迅以攻則克不俟訓練而見成可用但須以沙耆民統之啖以官賞優以禮貌寄以腹心得其心斯得其力矣若用他官馭之泛泛待之內地之兵雜之彼將解體而坐視矣

又論福蒼船之弊曰太倉崇明二處沙船百戰百勝不在蒼山廣福兵船之下但賊駕樓船而來沙船低小仰攻爲難故須預造福蒼大船遇賊舟之大者可以相抗小者可以犁沈自來福蒼船川之無功者以其非溫福

之水手故不能駕也使寶山以南海道亦惟彼處人習知之而沙船未嘗經行每易開淺勢不容不僱彼處之人也倭寇之叛廣福浙人導之賊中多有水手親識前日蒼山船爲前鋒遇賊交語而走沙船等船從而俱走可以監矣今宜每船用其原處水手一半用吾地沙民一半夾雜而處朝夕審視而學焉其行大洋道路何如其遇風色操縱何如其臨敵之際與賊交通之情狀何如不數月而沙兵能使其船則其原地水手可以罷革矣

又論海船縱賊內寇之由曰沿海備倭兵船未嘗不設每賊至岸輒爲所登何也沙兵非不能遇以賊未嘗攜

掠擒之無利且縱賊深入者無罪獨力衝鋒者無援人心不服故且俟其內寇滿載而去方邀擊之荆川唐公洞燭其弊親歷海口以兵船各派汎地仍責其兩鄰互相策應四月間倭至而不能登陸一枝飄往江北一枝飄往三沙蘇松嘉湖千里寧謐實荆川之功也所宜長用其策以養兵之費而偏重於沙民更奏聞於朝立爲定格每年防春失守汎地者殺無赦若賊至而不能登岸內地無擾則雖無斬獲之級亦爲防春有功凡沙耆民之爲頭目者概陞一級竝海州郡所在皆然倭寇無利將自消其猾夏之志矣

又論沙兵民兵之辨曰沙船行海必常傾側謂之趁風

船在浪曹萬起萬伏謂之破浪沙民生長海中朝夕出入鬻鹽爲生奪上風調逆搶其所長也內地之民目中未嘗見海一登沙船遇風浪目眩而嘔足僵而仆雖孫吳資育至此不能自支況接戰乎故沙兵長於海戰民兵平日雖閑武藝能陸戰而不能海戰各用其所長可耳

又論黃魚船之利曰蘇松海防斷以禦寇洋山爲上策而淡水門捕黃魚一節乃天設此以爲蘇松之屏障也蓋淡水門者產黃魚之淵藪每歲孟夏魚船出洋寧台溫大小以萬計蘇州沙船以數百計小滿前後放船凡三度海中常防刼奪每船必自募習慣出海之人格鬪

則勇敢器械則犀利風濤則便習其時適當春汛之時其處則倭犯蘇松必經之處賊至洋山見遍海皆船其來舟乃星散而行以漸而至勢孤氣奪遠而他之矣敢復近岸乎此其利有三不募兵而兵強不費糧而糧足不自查督而自無躲閃之弊如殺賊有功照例陞賞所獲賊貲悉以畀之縱賊近岸則一體坐罪永不許其出洋將漁人皆以禦賊爲己責官民胥利豈非備倭良法乎

歸氏有光曰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刦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

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雍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生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所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遏盜源之常策也

張氏溥曰蘇州沿海之地所謂險要之大者以一郡言之常熟之福山港白茆塘太倉之劉家河七鴉港嘉定之吳淞江黃窰港是也以一邑言之長洲之泖湖吳縣之太湖吳江之驚湖是也以言其次福山西有三丈浦斜橋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北有新塘浪港茜涇吳淞江南有寶山東有老鸛嘴均爲險要不可以無備也是

故有事於外防則設戰艦列舟師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發艦一鯨泊吳家沙以堵戮之賊自東北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發艦一鯨泊營前沙以堵截之各汛地時爲策應則寇不敢竊瞰矣有事於內防風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之突犯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蠡里之突犯長洲團結水兵統發周莊以防茆湖之突犯葢海邊之防福山爲最腹裏之防勝墩爲最而吳淞爲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咽喉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故特設副總兵以鎮之而當事者又周行海壖以議防守外洋則備水兵港塘之間有沙磧之地賊可登岸

兵難泊舟者又備陸兵大之則圖山游兵把總駐劄營前沙會哨於江北吳淞游兵把總駐劄竹泊沙會哨於洋山常鎮參將統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楊舍小之則川沙柘林之堡南匯青村之所不遠六十里皆練兵以爲守至於分外分撥彼此夾攻常熟太倉嘉定之兵勇太鎮二衛之原練杆子軍兵可時分遣而崑山之千墩清洋江亦應有屯駐若以海之大勢論之則舟山諸山兩浙之屏捍也崇明諸沙三吳之屏捍也陳錢中國海山之盡處也洋山浙直之交適中之地也國朝沿海每衛造大青風尖八槳等船百餘出洋哨守海門諸島皆有烽墩後弛其令僅有港次之列船浙東於定海

浙西於乍浦蘇州於吳淞等處泊舟防海皆未得地勢故議者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上海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而陳錢諸島係賊衢三路之要則當屯泊大兵防賊截殺使不得過也

章氏煥曰防倭者無不議禁漁船而不知漁船之不能盡禁也漁有船稅魚稅鹽稅旗稅官取給於漁漁能不求給於海乎海者漁之田也非漁而沙民無以聊生矣然漁不禁則船益多而名倭起釁不可勝詰惟卽平時所禁諭者再一申明之曰遠洋當敢也戢遠洋以杜搶掠之患我兵不至混淆瞭望曰印旗當給也給印旗以示懸係之法官兵庶可辨明色號曰越釣當禁也禁越

釣以過閩船之入浙則閩人不得爲倭引導每年三四
五月出汛之期通行嚴禁敢有繫桅於要衝應禁之地
操舳於廣洋遠澳之間不遵旗號自立名色併福建漁
船擅入浙區地面者許官兵擒拏解處以違禁論當不
至藉寇兵而滋禍患矣

又曰福船高大全藉天風尤須人力往年閩海被倭弔
取福船不便行使置之無用況廣船更大第可連帮結
寨其可衝風破浪乎海上擊賊莫便於鳥船鳥船爲主
號船爲輔行走如飛駕御便捷木棉避彈松版避矢俱
可相機應用

傅氏遜曰倭奴古稱善寇竊自永樂十七年劉江之捷

遼東總兵官劉江
大破倭望海崎

不敢犯境垂二百年瀕海之民沒身

不識兵革而嘉靖間擾亂者五歲屠殺之慘近古所未
有蓋綵上下恬熙文武曠廢一當警變束手無策制將
無規畫格禁之宜鬪將無部署進退之節止無壁壘戰
無行陳而倭奴所至剽財帛擄子女戀酒食皆犯兵忌
易以計取而我軍並不能設奇制勝惟亂驅我民使與
相當以至一賊鼓刀萬夫震響或連城扃塞殘寇橫行
必俟調募遠兵淹引日月既使寇知所備而軍行追逐
必散布市落更爲民病饑頓草宿皆以中劇寇之餌而
遺之擒又追邏者利其擄獲故使深入俟其捆載方事
追討賊乃髡吾老弱捐其奇誤別置敝舟委之以去而

我軍卽斬首効級冒賞遷官以爲固當至合天下之精
勇竭吾民之膏脂僅乃克之又以詭道微倖損國威體
而加徵防海養軍之費已重爲東南心腹之疾日就孱
瘠莫之能去此誠一時事變之大而人材之賢否長短
措置沿革之得失工拙俱於是乎見焉

國朝顧氏金策

崇明游擊

曰崇明四面環海前代未嘗設防

自有明倭難作江浙始分汛分洋以爲之備顧崇地營
汛有水有陸陸則城鄉口岸水則內江外洋向設平底
行淺之沙船止巡內江近添尖底破浪之趕繪會哨外
洋又備小哨隨巡應用巡防可謂有具矣內江水陸之
備層列密布可以無虞獨至外洋大海茫茫晝夜之間

潮有長落倏忽之頃風有轉移順風揚帆則瞬息千里
逆風折箴則尺寸難前洋中島嶼距崇水面近者五六
百里遠者千有餘里茫無涯際況高廖二嘴暗伏水中
來往舟船必嘗水味之淡鹹始別洋汎之內外名曰滙
頭是乃江海咽喉行船最險之處

滙頭以南卽爲外洋水深而色青潮急而

味鹹洪濤浩瀚南與浙省之大洋山爲界東則日本倭國北則山東遼東

凡巡哨官兵自登

崇舟必候西北東北等風開帆縱遇長潮風不讓水竟
日可抵洋山若船未出滙頭忽轉南風惟有回截向北
仍歸崇汎或就便寄泊吳淞再候北風而行如船在外
洋必候東南風自島嶼開船縱遇潮落風能欺水亦可
本日回營若船未進滙頭忽轉北風亦惟換碇向南仍

收山嶼再候南風而行倘勉強行駛逞風由水霧雨昏
黑中不辨方向偏北則觸銅碗諸沙俱有暗沙沈結海底立成蘆
粉偏南則陷泥沙塗圯船卽傾欹故陸地之邊防易而
外海之邊防難不可不知也今審禦備之宜八條列於
左

一在熟海道寇自南來必由浙之定海大衢老羊山入
本省界小羊山從大七小七山進滙頭以犯蘇松寇自
北來過山東鶯山入本省界由柰山外洋東北進滙頭
以犯蘇松所以春秋兩哨南聯浙汛北會狼營帶同川
吳戰艦凡有島嶼山礁之處俱責外洋官兵乘坐趕繒
分班搜緝若至滙頭相近暗沙口岸則令內洋官兵乘

坐沙船小哨按季常川盤查防禦如遊庭戶如歷阡陌然後可施搜剿

一在修戰艦船制三載一修年久拆造承修督工之官實意秉公依式監製如篷桅必須高大灰縫必須細艖繳必線棕舵必棧木兼備二副以防不虞

一在選舵工水手一船性命懸於舵工次之水手起風發颶之先知陰沙暗礁所在早爲趨避調風劑水收放得宜全在舵工每船須設正副二人以備使用他如大線錨旋扭班山板則各有專司

一在備器械水戰利於火攻礮礮毬矢或乘風以焚賊帆或揚灰以迷賊目皆宜預備行舟須占上風遠則開

大礮近則用鳥鎗再近則用弓箭更用火磚火毬火箭
若遇賊船則用大刀藤牌先放鎗礮傷其舵工使擎舟
無人賊衆自亂

一泊船必宜深處以候順風趕繒底起獨木面濶艚深
沉駕坐官兵七八十人各帶釜甌米糧薪水軍器儼然
重載崇汛口岸淺窄無港可停故自北守風不得不寄
碇於吳淞江口蓋吳淞一江天造地設以泊海船所以
宋之韓王明之戚鎮皆開府於此瞭見賊蹤卽時起碇
追逐若尋常梭織遊巡必擇晴天候順風使滙南之山
島分明滙北之邊岸隱躍開行萬無一失至於打柴取
水自有山版近淺追賊則用小哨以及助風之具若桅

頭之頭巾頂篷上之插花等項亦皆宜全備

一慎選能弁管押以防轉嶼四面避風之嶼曰長塗曰岑港皆坐落浙汛遠不得停泊至如小洋山之殿前馬蹟山之馬蹟潭官嶼田嶼黃沙蘇寶以及浙汛老洋山之插竹巡檢煤山等嶼止可一面避風凡有灌嶼風起必須深明船務之員弁留心管押轉換不可株守以舟試石

一船照必須填註凡船桅有單雙人有數目以及年貌籍貫梁頭丈尺例應一一註明巡員便於查察乃有票註單桅而船竟雙桅者惟在各省州縣恪遵成例詳註以便稽查

一厥戶必須給照各山島嶼之中張魚捕蟹者高搭蓬
厥聚集多人概逐似絕其生計容留又恐其藏奸惟在
地方官明給印照填明某山某嶼張捕爲業方許住山
無照卽係奸徒

金氏鴻曰鎮洋爲吳東障明初屯兩衛軍兵復設監司
備兵海圍今城守惟派千總主之又分防州縣坊鄉何
古今異宜相懸至此耶沿海墩汛固基布星羅矣而劉
河口爲海道咽喉自舊堡廢恃礮臺爲設險固封守嚴
警備尚軍實之是修哉

顧氏衍曰未建州以前設立太鎮兩衛統兵一萬二千
餘人職司防禦兼理屯漕營房布列城之四隅所以捍

外而衛內爲專城之寄水陸城門皆兩衛撥兵防守加以道營兵巡防嚴儆時太倉固屹然巖疆也外有劉河堡原守禦兵五百人又募水陸營兵一千六百人又調鎮海衛中戶所兵一千名防守今道營及兩衛軍兵俱汰所恃者惟劉河營兵不滿千又散於各汛存城兵止六十餘人營兵止二百餘人與舊制相去遠矣時值昇平不見單弱之勢倭寇匿跡盜賊不作此海邦蒼生之福也思深慮遠其可忽諸

崇明屬海島險要

寶山在嘉定縣東南八十餘里係崇明東南界永樂十年平江伯陳瑄督海運雨夜昏黑舟多覆溺奏築爲山

張燈以表識之上建烽火高三十餘丈週圍一十五里
巡撫周忱題作崇明界

蛇山在崇明縣東北界一名長山一名茶山又名奈山
順風揚帆半日可到上有枯井汲居民基址元至正中
邑人徐雲遇風至此有石刻曰蛇山明季又有漁人至
此旣歸人問之曰此山約廣數里有東西二峯中一石
橋東峯不可上其西峯頂有石大數畝五十七松環之
枝葉叢翳雨不能濡南有呂純陽碑其西北山麓多棘
蛇伏其下大者數圍其狀五色間有如竹節者俱不害
人旁小阜爲雞骨礁

大七山亦名大橄在高家嘴東一百里高二十餘丈圍

七八里傍山水急如駛舟不可近

小七山亦名小檣在大七東一百里高十餘丈圍二三里

金雞山在小洋山西二三里高二三十丈圍五六里
龜山在小洋山西南高二三丈圍五六里

小洋山在蘇州洋去小七山一百五十里其山乃兩頭
洞西北高百餘丈週圍約七八十里形如圈樹其中有
十八嶼如大湖可藏數百艘割口面北爲天后廟山頂
一池泉淡可汲漁人多廬於此當道建議浙直哨船期
會於此蓋海舟必得山嶼而後可泊無嶼之山不可助
避颶風也上有海澗天空碑江督噶禮巡洋時所立俗

傳山有神最靈卽隋煬帝其門之神曰呂門官山多羊故亦名羊山海船失風至此糧盡則向神借羊神許羊輒自至否則雖多方掩捕終不可得然借後必還故羊日蕃盛去羊山南四十里爲大羊山再南三百里爲舟山皆浙江界

了已山在小洋山東高三十丈圍四里許每南風急船不能近小洋卽從此入港

帳房山在了已東

長山在帳房山東長五六十里高七八里

馬蹟山在小洋山東三百餘里圍約三百里高二十餘丈東寬西窄形同三角共二十餘嶼曰梭頭曰四圍曰

青砂曰黃砂曰小官曰大官曰石池曰長塗曰坑柴曰
小田曰大田又有北劍門南劍門黃沙套朝陽套回城
北紀湖南紀湖馬蹟潭等名漁人多廬於山麓田腴可
耕舊有人民棲止其上 國朝康熙五十年海氛既靖
恐萑苻潛匿總兵穆延枋各遣還鄉焚其廬次年再至
更逐之至今墳墓猶存且傳有蓋蘇墳墓年久無考山
中牛羊遍嶺舊日之繁畜也上有天后廟並石碑字跡
不可辨相傳薛仁貴立北丁興在馬蹟山旁

趙廷健志云以上諸山皆在大洋爲水師巡哨之地
再東千餘里爲花鳥山亦名花腦陳錢山盡山盡山最大
可泊百餘艘山產水仙海產淡菜賊多潛匿於此然

非崇明所轄故不細載

生員 黃烈 全校

直隸太倉州志卷二十四終

直隸太倉州志

卷二十四

兵防下

防海議

著